

## 雪落民间(组诗)

□戈三同

冬日即景  
犹如我 从一个梦中抽身  
这个早晨 是从昨夜  
一场大雪里抽身的

雪后静好 万物安详  
除了路人 几声  
清脆的咳嗽声 是晃动的  
如塑的大地  
还不曾被谁 动过一指头

除了一架飞机  
像玻璃刀 从坚硬的天空划过  
留痕 也是风 不曾动过的

态度  
风雪迎面吹来 很硬  
行人纷纷竖起衣领 裹紧下摆  
拒绝风雪的侵入

有那么一阵 风雪来纠缠  
甚至撕扯 我的衣服  
它一定把我的双排扣  
当成可以推开的门

在风雪中行走 没有任何依靠  
只能抱紧自己 这是唯一的支撑

我知道 这样的努力  
是无论如何 扭转不了  
风雪的强势的。于是一侧身  
就改变了风雪 对我的态度

雪落下来  
突然落下的一场大雪  
仿佛 是不慎跌落的

雪后 几个堆雪人的孩子  
能够扶起的 只是冻红的童年

把它完整地送还天空  
是大地 该做的事情

把它用起伏的曲线 捆扎住  
是几只鸟 跟巴前的事情

雪原落日  
雪原上  
风 把黄昏擦净  
转身 不见了踪影

哑寂  
比一场大雪的突然降临  
覆盖 更辽阔

一只穿越而来的黄羊  
出现在地平线上  
它的尖角 高挑着一轮巨大的落日

大雪  
当落在枯草上的雪  
落在  
仿佛安了马达 羊的卷舌上  
羊从里到外 就全白了

雪还把山峦  
渐渐染成更大一群羊

那个牧羊人似乎一动没动  
静等一场白茫茫的大雪  
穿在身上

那两只黑眼球  
转动的时候  
很像堆雪人那样 被风的手指  
摞上去的

## 雪花剪

□刘群华

茅舍。狗吠。一千米高的雪线  
蛰伏青石板下的若干只蟋蟀

小山村被冬天流放至此  
树 河流 以及微醺的背影  
都是雪必剪的窗花

太多的乡愁没有解药  
在心里一寸一寸矮下去  
然后 又卷土重来

□鲁村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  
牧骑队员们回信 又让我想起了我的一  
段难忘的乌兰牧骑生活。

那是我从大兴安岭的伊图里河下  
乡到布特哈旗洼堤公社哈多河大队做  
知青的时候。

一天傍晚我从甸子上挖水渠回  
到知青点,晚饭还没熟,我拉起了二  
胡。正巧旗知青办的老耿来我们五  
队走访。老耿,那时岁数也不算大,  
长着很重的络腮胡子,背后大家都  
叫他耿大胡子。他听了一会儿我的  
二胡,突然说,旗里正要组建乌兰牧  
骑,你去试试呀。我以为老耿是说  
说罢了,根本没当回事。不料几天  
后,旗里通知公社,公社又通知大  
队,让我到布旗所在地扎兰屯报  
到。我离开哈多河五队时,竟哭得  
不像样子。

来报名应试乌兰牧骑的绝大多数  
是知识青年,而且都是当年学校的文  
艺骨干。其中三分之一是天津知青,  
他们中一些人曾经是天津少年宫或市  
人民广播电台合唱团的学员。不久,  
队上来了新队长,叫李树山,是内蒙古  
军区文工团转业来的。队长具有很高的  
专业艺术水平,特别是舞蹈和语言表  
演艺术。他对内蒙古乌兰牧骑非常熟  
知和敬仰。

经一个月的工作实习,我被留用  
了。任务主要是文艺创作。

很快我们就排练出一台很像样  
的节目,接着就是下乡。布特哈旗  
农林牧业俱全,十八个公社中还有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族民  
族乡。全旗面积1.68万平方公里,  
比我的故乡胶东烟台管辖的14个市  
县区加在一起的面积还要大。我们  
下乡,不光是下到公社,还下到大  
队、小队。旗机关唯一一台嘎斯汽  
车把我们送到公社,接下来就是坐  
马车走村串屯。村头、场院就是舞  
台,蓝天白云、草木庄稼就是布景。  
遇上天公不作美,没有合适的演出

□卢海娟

每到季末,父亲第一项要完成的  
工作就是留种。瓜果蔬菜要留种,玉  
米大豆要留种,每一种庄稼都要准备  
好来年的种子。父亲把白菜萝卜的种  
秧整棵扯下来,捆扎好,挂在土墙上  
晒,把红辣椒穿成串,把谷穗打成马  
架子,挂在窗前的横杆上,有句民  
谚叫作“好吃不留种,不留种的人家  
是要被耻笑的”。倘若把种子都吃掉  
了,拿什么延续以后的生活?

黄瓜从夏天开始就要留种。水嫩  
娇俏一掐一泡水的小黄瓜,父亲在蒂  
巴上绑上一个红布条,这根小黄瓜立  
刻由村姑变皇后,身价水涨船高神圣  
成黄瓜种子。溜进黄瓜架下,蹓过去  
都找不到一根让人解馋的小黄  
瓜,急得百爪挠心,却仍然不敢越雷  
池半步。此时留种的黄瓜必然腰肢伸  
展,纤细苗条,端着诱人的身段在窃  
笑,只要头顶红布条,就有了免摘牌,  
就挂在尚方宝剑,从此可以安生地坐  
在黄瓜藤上,晒骄阳沐风雨,看鸟看  
云,安闲自在地守着一地流年碎影,活  
出一世风情。直到怀里的子实个个饱  
满,直到容颜由嫩绿变苍黄,再裂成深  
褐,直到秋霜收走生命中最后的水  
分,直到安然老去。

深秋,把老黄瓜剖开,黄瓜瓤放到  
水桶里发酵几天,投洗掉腐烂的外皮,  
摊在布上晒干,便拥有了灰白瓷实  
的黄瓜籽,来年种到地里,自会长出一  
片绿荫来。

大葱要成片地留种。春末夏初,  
大葱开花结籽后,曾经的伞状花序便  
不断膨胀,桃子一样硕大圆满,在葱管  
上摇摇欲坠。葱管终于干瘪老朽,渐  
渐支撑不住,葱桃要摘下来继续晾  
晒。父亲摘葱桃的时候,孩子们总要  
围前围后地转悠,结满子实的葱桃沉  
甸甸地充满整个手掌,摘下来,放到  
簸箕里,箩筛里拿到太阳底下晒。巨  
大的、直筒一样的葱管被父亲拔出来,  
扔到村子外面的村路上,那是多好的  
玩具呀。可以把它假想成竖笛,竖在  
嘴巴前,嘟起嘴唇呜呜地唱歌,稚嫩  
的声音透过葱管则显得雄浑而又辽远;  
可以举在一只眼睛前,眯了另一只眼  
睛,把葱管假想成望远镜,透过葱管  
看到的世界真是大不一样。男孩子把

## 乌兰牧骑往事

场所,牲口棚也派上用场。偏僻地  
区的农牧民老乡,从来没见过文艺  
演出。他们看节目不会鼓掌,只是  
笑。有哪位见过世面的车老板按捺  
不住突然激动地大喊一声“好!”众  
乡亲就跟着呼喊起来。

晚上,我们就分配到老乡家住宿,  
蚊子叮咬不必说,最厉害的是成群的  
臭虫。被咬得实在忍不住了,点燃油  
灯爬起擒敌,它们见到灯亮早就躲  
进了黑泥墙缝。

清早,我们学习老八路,把老乡家  
的院子打扫干净,把水缸补充得满满  
当当。

送行的马车松开车闸,村上的男  
女老少就跟在车后,跟了一程又一  
程。他们谁也不说一句再见啦,“常  
来呀”之类的话,但那感谢和渴望  
交织的眼神我们都读懂了。

每次转场,我总是或骑马或步行  
先于队伍开拔。我要提前到下一个  
演出地儿,了解那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采访那里的好人好事,马上编出新节  
目,插入新的节目单。

路在脚下,轻骑自奋蹄。群众急  
需文艺,文艺也急需群众。不到一  
年时间,我们就走遍了全旗十八个公  
社,还有工厂、学校、部队,国防公路  
工地。

我不光写节目。乌兰牧骑的确  
是一支轻骑。我们的队伍只有十五六  
个人,队员们摆下乐器就登场跳舞歌  
,歌罢舞罢就操起锣鼓或竹板。我除  
了常常操作二胡,还克服山东口音的  
不便,说快板、表演三句半、活报剧  
什么的。

心系群众,简约却不简单。老乡  
热盼乌兰牧骑,乌兰牧骑队员又要一  
专多能,但我们的节目从不凑合对  
付。瞄准专业水准,苦练基本功,不  
断打磨文艺精品。队伍组建的第三  
年,呼伦贝尔举行全盟文艺会演。整  
个演出成了呼盟歌舞团和布旗乌兰  
牧骑的主要比拼。

乌兰牧骑,好一个神奇而又靓丽  
的名字。她实实在在继承了红色基因  
,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和发展。她是

## 留下来年的斑斓

它当成引水管,小河沟前,和了稀泥玩  
别坝的男孩儿在稀泥中依次放了葱  
管,水就顺着管道潺潺地流出来,苍  
绿的葱管有序地排在水坝上,煞是好看。

孩子们自去疯跑,父亲细心看护  
他的葱籽。晒过骄阳的葱籽像细小的  
黑芝麻,父亲用鞋底搓掉外面的表皮,  
装到布袋子里,收藏起来。那些不小  
心撒到地下的种子,没过几天,就长出  
细瘦伶仃发丝般的小葱来。

小白菜,水萝卜,莴苣,留种的  
植物全都是精英,它们信心满满迎风  
而立,长得高高壮壮,欢喜地开花,波  
澜不惊地结果,站在卑微的同类群中  
,睥睨不大的菜园。等到秋天来临,花  
谢了,叶落了,只有那些荚果像不羁  
的风铃,错落有致地绕着植株,把自  
己长成一幅国画。有朝一日,父亲会  
把它们拔出来,倒挂在草房的外墙上,  
或是杖子上,晒干,搓去外皮,簸去杂  
质,把干净的种子收好。

玉米和大豆要大面积地留种。  
这是父亲的地盘,庄稼成熟之前,父  
亲每天都要去田里看两三次,哪块  
地的玉米长得肥壮,哪块地的豆子长  
得欣喜,父亲就会下了口谕:这两分  
地留种。留种的黄豆收割的时候要  
单独堆成一垛,父亲总是细心晾晒,  
晒干后,扫干净院落,把豆粒打开,铺  
匀,用连枷一枷一枷地打,举着连枷  
的人围着豆子转圈,掀起枷落,抽打  
完这一面,用木叉子把豆秆翻转,继  
续抽打,直到豆荚绷不住,绽开了自  
己,金黄的豆粒欢天喜地地蹦出来。  
父亲把豆粒戳到掌心,用手指拨弄着  
细细地观看,这些豆粒有浅褐的脐,  
个个滚圆饱满,金黄发亮。来年,它  
们将睡进墒情正好的黑土地,繁衍  
出生机勃勃的新一代。

留种的玉米秋收时则要保留素  
白柔韧的叶子,通过叶子将两棒玉  
米拴在一起,拴成玉米吊子,挂在  
树枝上,松木架子上,挂在窗前的  
横木上。那些高挂的玉米感觉自己  
还长在高高的植株上,它们的生命  
也有了继续的勇气,每一个种子的  
心里都充满了渴望,充满了重返土  
地的激情。春天一到,把它们从树  
架上、架子上摘下来,剥下玉米粒,  
就是极好的种子,它们会回到土地  
的家中生儿育女,在季节里长出一  
片又一片青纱帐来。

生根于百姓心中的人民大众文艺的  
奇葩,在深入普及和不断提高的文  
艺天地里,花儿越开越红,越开越香。  
我作为曾经其中的一员,不仅自豪,  
至今都心存一种责任。

离开旗乌兰牧骑以后,我还是一  
如既往关注着她的成长和壮大,默  
默做她的编外一员。他们需要创作  
上的支持时,我都全力以赴。

在扎兰屯,还有一支被人们称作  
特殊材料构筑的乌兰牧骑。因小儿  
麻痹而残疾的石忠柏在嫂子的支持  
下组建了残疾人艺术团。他们不仅  
向城乡献上一台又一台精彩的文艺  
节目,还向更艰难的残疾兄弟姐妹  
送上爱心,为他们做义演,搞募捐。  
他们感动了我。我做了他们的志  
愿者。我虽不能与他们同台演出,  
就帮他们搬运道具,搀扶演员,全  
心为他们编写节目。徐玉明,八岁  
时因感冒打针而双目失明。他自学  
唢呐,考到九级。我以他为原型创  
作了情景剧《光明行》并由他主  
演,演得台上台下都流下了眼泪。  
孙大伟,十七岁时不听父母教导,  
狂骑摩托酿成车祸截断了左臂。后  
来他每日右手捂左臂,封闭着自己。  
去年,张海迪的《即使翅膀断了,  
也要飞翔》的感言点燃了我和大伟  
的灵感。我写下小品《一起飞翔》  
,也由大伟主演。《一起飞翔》从  
全市各个角落一直演到扎兰屯市的  
春晚大舞台。

当今,文艺早已五彩缤纷,甚至  
光芒耀眼。但乌兰牧骑式的大众文  
艺始终不可或缺。大众的文艺润物  
细无声地滋润和感动着社会,也滋  
补着演员自身。徐玉明怀揣唢呐  
又学了按摩师,去了北京闯天下,  
孙大伟也走出家门,自谋了职业并  
组建了家庭。

不忘乌兰,难舍牧骑。至今我  
都不知道耿大胡子的具体名字,感  
谢他当年把我领进了乌兰牧骑这  
广阔而又神圣的天地。

## 放歌新时代

有一种玉米叫白头霜,那是乡村  
曾经的主宰。不大的玉米穗,玉米  
粒也没有如今的玉米这样招摇的  
黄艳,不够饱满的玉米粒甚至有些  
发白。它属于传统,属于复古,是  
纯粹的小家碧玉,棒小,产量低,  
但是口感极佳,无论是青棒子时  
大锅里炖熟的,灶坑里烤熟的,还  
是成熟后破成碴子,磨成面子,都  
无法掩盖那种纯天然的来自于玉  
米的温润馨香,再没有一个品种,  
可以吃出岁月赐给我们的那个味  
道。

不只是植物,当初家畜和家禽也  
要留种。母亲养的禽畜中,一定  
要留一两只公的做种。公鸡趾高气  
扬,身边总带着十几只母鸡娘娘  
,日子过得英姿飒爽,聒噪的公  
鸭敞开大嗓门,每天一大早就前呼  
后拥带着母鸭们下河,也是其乐融  
融,公猪的成本太高,每个村庄有  
一两头就足够了,物以稀为贵,倘  
要求得猪种,母猪需亲自上门,还  
要花上一笔钱才行。公牛被乡村  
称为犏牛,它们常常顶架,牛角撞  
得山响,公马被称为儿马,像所有  
的雄性动物一样好斗,桀骜不驯。  
犏牛儿马不是一般的男人可以驾驭  
的,敢养它们的人也必定威武雄  
壮,是村庄里男人的翘楚。犏牛儿  
马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留种,它们  
力气大,性子野,更是农人的好帮  
手。

野生动物也要留种。大雪封山  
时,动物住住也以家庭为单位出  
门捕食,倘遇见獾狗一家在一起,  
不能全部打死,一定要留下一定  
数量的猎物让它们繁衍后代,猎  
人最忌讳打绝户枪。怀孕的野兽  
也不能打,一枪不打俩,打俩双  
眼睛。捕鱼捕蛙要留种,不食三  
月鲫,不打三春鸟,不食三春蛙。  
乡村的观念是:有所取,也要有所  
留,每一种卑微的生命都应该薪  
火相传。

每一个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想把  
自己留成一袋种子,撒在自家院子  
里,也借着风的鸟羽撒向外面的世  
界。留下足够的种子,养下几个  
儿子,香火会继续,生命和生活也  
会不断延续。

留种,留下来年的一地斑斓,是  
一种祈望,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 西风古道白土梁

□高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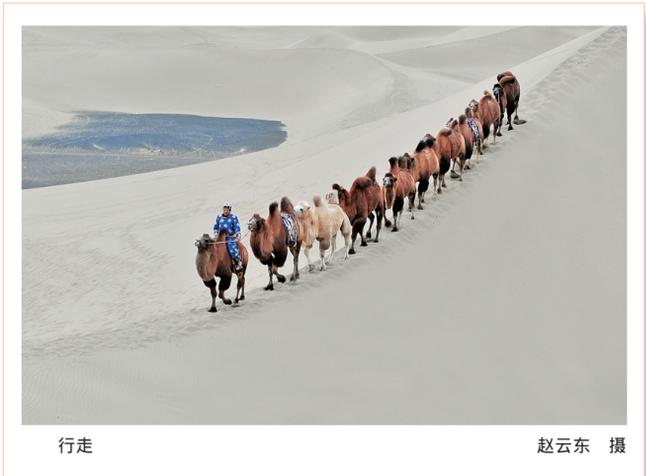
当黄河流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北部  
时,随着地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几  
字,就在这几字湾里,有一道古梁,  
是千百年来河西人向西行的茶马  
古道,这个古道叫白土梁,位于达  
拉特旗境内。

我多次向西行走在白土梁上,每  
一次行走,都有所感慨。西行,从  
老子开始,然后行者络绎不绝,有  
戎边的,有探险的,有从商的,还  
有许多文人墨客。他们行走的路线  
不是一条,但方向是相同的,就是  
西。西部,就是这样充满了神奇。

白土梁和黄河并排,向西行,就  
是逆河而上。行走几十公里,进  
入杭盖,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  
就是西域。它是历史上从陕北、晋  
北走西口上来的人再往西部迈进  
的路径之一。这条通道上,自然烙  
印着那么多乡愁、离别等各种感  
情纠结,也曾有过战马的嘶鸣和  
妻离子散的痛哭。黄河的浊浪向  
东翻滚,沉重的乌云向西流散。为  
了生存,或许还有其他目的,西行  
从没间断。

在鄂尔多斯大地上,来过秦始皇,  
来过王昭君,这一男一女穿越时空  
比肩接踵横贯白土梁。秦直道与  
白土梁交汇,这条古道自然留下了  
皇帝的脚印,也留下了美女的余香。  
千年之后,我在这条古道上行走,  
寻觅古道飞扬的蹄印,寻觅尘土  
中穿梭的人流,寻觅留在这条道  
上的文化和精神。

白土梁连接着昭君坟、四村、乌  
兰、中和西。在中国的版图上,这  
是一片旷达辽远的黄土地,右侧是  
漫漫肥沃的田畴,左侧是浩瀚绵  
绵的大漠,孤单的树



行走

赵云东 摄

## 一棵花椒树

□茹孝宏

小时候三四户人家住的一个四合  
院,庭院里没有栽植果树的空地  
方。后来搬进了新宅院,院子虽然  
不算大,但栽植几棵果树是不成问  
题的。搬过去的第二年我和父亲  
栽植了一棵花椒树、一棵沙果树、  
一棵软梨树、一棵杏树。第三年  
春天,当我和父亲盘算着在南墙  
根唯一的一点空地方栽植一棵冬  
果梨树时,母亲却提议栽植一棵  
花椒树。

那天午后,我就从别人家的花椒  
树下挖了一棵花椒树幼苗,栽在  
了院子南墙根的空中地方上。这  
棵幼苗刚移植过来时,不到一尺  
高,细小的茎枝上只吐露着几片  
幼芽,显得很纤弱。我精心呵护,  
适时浇水,没过多久,这棵花椒  
树就成活了,随后渐渐长大,十年  
后,它长得有两米多高了。

花椒树属于灌木,分蘖力极强。  
这棵花椒树从根部长出许多枝条,  
向四周斜斜地疯长着。一根根粗  
壮的枝条上缀满了浓绿的叶子,  
在炎夏的阳光下泛着熠熠的光  
泽。当母亲煮肉炖鱼时,便摘几  
片花椒树叶洗净后丢进锅里,当  
肉煮熟或鱼炖烂时,从锅盖边缘  
下的罅隙里飘溢出来的鲜美的香  
味沁人心脾。

第十一年的夏末秋初,这棵花椒  
树绽开了米兰花大小的小花,几  
天后,一个个轻柔的小花瓣随着  
飘荡的秋风不见了踪影,枝头蹦  
出一串串粟米一样的小果实,深  
秋时节则由碧绿变为深红,像一  
串串串宝石点缀在碧叶之间。从  
远处望去,就像平起腾起的朵朵  
红云。

其他果树春天相继开花,一齐  
装扮春天的美丽,夏天挂满幼果,  
同时张显生命的活力。而花椒树  
不凑热闹,不随波逐流,它在夏  
末秋初才开花结果,在